

Financing life

■我的财富观

一个“不爱钱”的老八路的困惑与感悟



敌人之所以怕我们，就是因为我们不想钱，从官到兵，大家都不想钱。(当时)政府部门及国营大企业的领导人，多数是像我这样的土包子。这些人有个共同特点：土得掉渣，但不爱钱，不想钱，不要钱。

◎张黎

我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一辈子不知理财为何物。并非我笨，实在是我的经历使然。和大多数同代人一样，我生长在贫瘠闭塞的农村，难得有钱，也极少用钱。过日子所需的衣食用具都是自家产的，甚至敲石取火，连火柴也不买。敲石能取火，你信不？山东农村，八十岁以上的老人，都会这绝活。难得有钱、用钱，自然也就无财可理了。

敌人想钱，我们不想钱，我们胜了

青少年时期我当了八路。其实就是帮被鬼子的烧杀抢掠“逼上梁山”，放下锄头拿起刀枪的老老实实的农民。我们用“小米加步枪”和训练有素、装备精良有着飞机大炮的中外敌人拼杀，看起来像是“鸡蛋撞石头”，但鸡蛋最终却撞碎了石头——日本鬼子、国民党甚至后来的美国佬，都被我们这“鸡蛋”撞得头破血流，你说怪不怪？

我想，其中奥妙和“钱”有关：敌人想钱，抢财物，甚至为此杀人放火；而我们不想钱，还专打那些想钱而残害老百姓的鬼子、国民党，老百姓当然支持我们。于是，老百姓的眼睛成了我们的眼睛，老百姓的耳朵成了我们的耳朵。我们是千里眼、顺风耳；敌人是瞎子、聋子，能不败吗？

老百姓拼着性命支持我们掩护我们，多少战友视死如归，无数悲壮惨烈的往事像激着火花的烙铁，在我的头脑里烙上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人不能想钱，想钱的都是汉奸王八蛋！

我第一次听到“股份公司”、股票”这些词，是在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陈老总（陈毅）在丹阳给我们即将进入上海的同志做报告。他批评一个同志，以1941年入伍为理由，写报告给上级，抱怨给他的职务太低（当时接收上海有军代表和联络员两级职务，他是联络员）。陈老总激愤地说：共产党不是股份公司，你1941年的“股票”算啥子！井冈山上的骡子现在还驮着呢！我朦朦胧胧地意识到“股份公司”、股票”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抱怨职务低”本来是件小事，遭陈老总如此斥责，是因为他“撞在枪口上”了。陈老总是传达刚开过不久的七届二中全会，全会决议“党的工作重心，要从农村转入城市”；而城市是剥削阶级享乐的地方，最容易感染享乐思想，据说李自成、洪秀全都是这么失败的。二中全会特别强调要防止党内以功臣自居、贪图享乐情绪的滋长；以资格老为理由抱怨职务低，就成了以功臣自居的典型！

二中全会告诫全党“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其实就是要我们继续保持不爱钱的理念，因为爱钱就是为了享受。陈老总列举了上海滩纸醉金迷的腐朽享乐生活之后说：“上海有七百万人口，而我们进入上海的同志与之相比是少之又少，可以说我们是处在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中。究竟是我们改造上海，还是被上海的资产阶级改造，同志们可要警惕呀！”所以，在进入上海之前我们就下定决心，一定要“用我们不爱钱的思想来改造上海资产阶级爱钱、讲钱的理念”。

用“不爱钱”的思想改造大上海

说也奇怪，当我们这些土包子涌进城后，上海发生了巨变：地痞流氓、贩毒吸毒、淫淫嫖娼、抢劫盗窃等等一

切坏人坏事，都闻风丧胆，消失殆尽；连历届政府都怕他三分的帮会头子黄金荣，也吓得忙不迭地认罪，拿着扫把扫街，以示他要弃恶从善。

他们之所以怕我们，就是因为他们不想钱，从官到兵，大家都不想钱。(当时)政府部门包括改称公安局的原警察局以及国营大企业的领导人，多数是像我这样的土包子。上海周边的县，也是由我的家乡——胶东老根据地地搭配的领导班子，如奉贤县的领导干部分是来自蓬莱县，青浦是来自黄县，昆山来自海阳县……这些人有个共同特点：土得掉渣，但不爱钱，不想钱，不要钱。

一个人在火车站控制三百多个小偷的帮会头子，被捕后告诉我“那时我是铁路公安，见下图”，他和国民党的警察都是好朋友”，意思是也要和我交朋友。他拍着胸脯说：你把我兄弟（其实他年龄比我大一倍）放了，钞票、金条尽你耍，今后你们在火车站丢了东西找我！”他的话使我明白：国民党警



察爱钱，所以官匪勾结，难怪小偷横行肆无忌惮！

我们的“不想钱”和三年前从鬼子手里接收上海的国民党官员大量搜刮形成了鲜明对照。上海人民因对我们十分好感，使我们耳聪目明，坏人坏事无处遁形。50年代的上海，居民夏天怕热，开着门睡觉，真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这更使我相信：不想钱的思想不仅能打败敌人，也能治理好大上海。

可现在竟有人说，我们这些土八路进了上海都被资产阶级生活所征服，如香港文学艺术出版社出版的《××传奇》（作者施为鉴），该书41页有这么一段话：事实上，从北方农村（住要来自山东）进了上海的共产党干部，无不被上海十里洋场的繁华和奢靡所征服”。

撇开七届二中全会的告诫不谈，

其实来自穷乡僻壤的我们，根本接受不了上海的繁华和奢靡。我们向往的是“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最好的享受莫过于“吃饺子”，以为“蒋介石天天吃饺子”。对上海人的打扮也不看不顺眼，还编了顺口溜嘲讽穿短袖衫长丝袜、烫发抹口红的妇女：“捞鱼的胳膊过河的腿，缩羊尾巴猴屁股嘴”。对上海的繁华和奢靡我们不是羡慕，而是反感甚至敌视，认为“这是剥削阶级挥霍劳动人民的血汗，一定要改造”。

虽说我们不是决策的高干，但能插旗呐喊，影响决策。也许决策的高干也和我们想法不离吧，这不，上级出台的决策都很符合我们的想法，如当时提出“要把消费的上海改造成生产的上海”，于是，“跑马厅”成了“人民广场”，“逸园跑狗场”成了“文化广场”，夜总会、舞厅之类或改头换面或销声匿迹；股票、证券大楼的取消，还成了当时的重大新闻，上了报纸的头版头条。我认为那是“破获了一个洋式赌博大集团”。更重要的改造是：把资本家的工厂、商店全归公，把市场经济变成计划经济。社会风尚大变，人们五彩缤纷的穿着，变成“蓝色的海洋”；秧歌舞、腰鼓舞取代了交际舞；软绵绵的流行歌曲也被激昂粗犷的《翻身道情》、《咱们工人有力量》等革命歌曲所取代。人们的观念不同了：穷人光荣，苦大仇深最好，富人都是吸血鬼……在我看来，“不爱钱、不讲钱”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我们终于改造了上海，而没有被上海所改造。

“改革”就是改变我们那“不爱钱”的观念

如此造成的后果是：奢靡没有了，繁华也日渐衰落。但我们认为，这才是“生产的上海”、“劳动人民的上海”。我们的“不爱钱”的观念必将创造更大奇迹——生产将超过英国、赶上美国，人民将过上最幸福的生活。然而，后来的事实却相反：别说英国美国，处在“水深火热中”的香港、台湾同胞，人均产值竟是我们的十几倍，冰箱、空调、电视、洗衣机……家用电器应有尽有，而我们呢，家里有个“红灯”收音机就算不错了。

何止是物质匮乏，精神方面也很糟——因为“不爱钱、不讲钱”，所以“不能用物质利益腐蚀劳动人民”，只能讲政治思想、讲阶级斗争。于是这个运动那个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不知折腾了多少好人，毁坏了多少文化，造成了多少悲剧。“革命”搞得人人自危，连我自己也成了反革命、走资派，关进了牛棚……“不爱钱”的思想之花竟结出如此恶果，这是我始料不及的。

幸而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其实就是改变我们那“不爱钱”的观念，明确提出“要坚持物质利益的原则，不搞政治挂帅”。深圳有句名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一位经济学家更直言不讳地说：“钱是社会里的一个奖章，你能多赚钱，说明你为社会多作贡献，不应回避钱，把它看成‘坏东西’。所谓‘改革’，实际就是把我们在当初在‘不爱钱’的观念主导下改造掉的一切‘恢复’过来。比如：‘恢复’了市场经济，资本家又以民营企业家的名义出现了，股份公司、股票、夜总会、舞厅应有尽有，赛马、赛狗虽未恢复，但有了彩票、赛车……”

自从实行改革开放，改变了“不爱钱、不讲钱”的观念后，上海简直像脱缰之马向繁华疾驰。几十年来作为上

海标志的第一高楼国际饭店，早已淹没在成百上千的更高的楼群之中，天上的轻轨、高架、越江大桥，地下的地铁、过江隧道，拓宽的马路和冒出来的数不胜数的公司、大卖场……弄得我也看不顺眼，这老上海出门不认路了。更重要的是人们生活的变化，虽说穷富差别大了，但总体说来是好到我做梦也想不到的地步——不仅衣食无忧，电话、电脑、冰箱、彩电、空调、洗衣机几乎家家都有，拥有私家轿车甚至几套住房的也是稀松平常。

我奇怪：我们不爱钱，刻苦自己，想让人们过好日子，为什么却给人民带来困难甚至灾难？我们不追求享受，提倡艰苦奋斗，高积累、高投入、低消费”，为了多产粮，提出“以粮为纲”，连小桥流水亭台楼阁的风景点也除去花草种上庄稼，可粮食却总是不够吃，不得不定量分配凭票供应。而现在，绿化和建筑占用了那么多耕地，许多地方还“复耕还林（湖）”，耕地面积锐减；且举国上下吃喝成风，什么“生猛海鲜”、“四川火锅”、“澳洲鲍鱼”、“美国龙虾”……大吃特吃，粮食反而越吃越多，食品越来越丰富？

未能实现的关于“平等”的乌托邦

商品经济下的市场使有所感悟：各式各样的商品任你取用，不用票证，只要钱；你只须发挥你的特长和聪明才智，做出并提供人们需要的产品或服务，通过市场取得钱，就能买到你所需的一切商品了。琳琅满目的商品正是反映了人们的聪明才智，也表明“钱”在发挥人们的聪明才智上的巨大作用。而我们的“不爱钱、不讲钱”的观念，束缚了人们的聪明才智，特别是束缚了上海人的聪明才智。比如，东方明珠电视塔，本是电视发射由政府买单的建筑物，却搞成旅游风景点，使上百亿的钞票滚滚而来。我真佩服上海人的聪明才智（至今只有上海这么搞）。

我又想，事情的发展恐怕也有其必然性：因为中国革命是通过农村包围城市取得成功的，自然把我们这些土包子推上了城市的领导岗位。而敲石取火的经历，使我们易于接受“商品经济是唯利是图，是掩盖资本家的剥削，是要把牛奶鸡蛋倒进海里……”，却难以理解商品经济能极大地解放生产力，让人们过上物质、精神产品都极大丰富的现代化生活。

我愧疚、委屈，又有失落感，因为我原以为我们“不爱钱”的思想可以建立一个世界上最美好、最公平并真正平等的制度——不仅政治上平等，更要经济上平等——经济上平等，政治上不会真正平等——工人能和掌控他“饭碗”的老板讲平等？所以解放后我们消灭了资本家这一社会阶层，宣布“工人有劳动的权利”，不再有失业，看病不要钱，并一再缩短工资的差距，当时许多工人都感动得流下眼泪。但二十多年的事实说明，这制度虽说公平却未能促进生产，倒成了养懒汉的“大锅饭、铁饭碗”。更令我困惑的是，农村消灭了地主之后，生产力明显发展，而城市消灭了资本家却使生产倒退。结果是三十年后又出现了大款、老板和打工仔、打工妹之分——人和人的真正平等还能不能实现？

钱，是人们喜爱的（也理应喜爱），但人们并不喜欢“特别喜爱钱”的人。所以，“不愿招惹人们的反感”成了我至今仍然“不爱钱”的理由。

（作者系铁路局离休人员）

■财富漫谈

打造文明的奢侈代价

◎张晓晖

不久前的中秋佳节，赶上两件事儿，很不爽。

一是吃月饼，天津历史最悠久的一家大饭店制作的月饼，当年孙中山、张学良、梅兰芳来津必下榻的大饭店，月饼做得极好，吃完以后看着极考究的木盒犯了愁，干什么用呢？讲究得很像首饰匣子，真要扔了，觉得可惜，多漂亮的匣子呀。

想起买楼还珠的故事，小时候嘲笑那个人有眼不识金镶玉，但想想真要把“楼”装饰得比“珠”还漂亮，确实有些本末倒置，人家买楼还珠还是有道理的。

二是修DVD，光头坏了，要150元，修理店还不愿意修，嫌麻烦。DVD的光头很容易坏，两三年就要换一个。但人家的经济账算得很清楚，您修好了要花150元，买一个新的DVD也不过三四百元。据说遇上这种情况，一般都去买个新的。

但这也很难，因为这台DVD才买了两三年，如果换一个也行，但这台挺新的DVD怎么办？难道扔到垃圾箱里？冬瓜瓜枣卖给收废品的也行，但好端端的DVD被收废品的拿走干什么去了？如果能送回厂家还原成新的DVD，心里也还舒服些。

想起了项羽火烧阿房宫，赤壁大战的火烧战船，陆逊的火烧连营，那要烧掉多少木头呢？如果能保存到现在的，能变成多少煤？当初放火烧荒，砍伐树木大炼钢铁，如果能保存到现在的，何至于造纸企业连木浆都用不起，只能用废草浆？何至于咱的森林覆盖率只有百分之十几，还水土流失，土壤破坏？圆明园就更不用说了，心疼呀，多少国宝都被抢了，烧了，现在几千万只可能买回一个铜头像？还是动物的头！

祖先前辈们没事儿可劲儿造，弄得后辈子孙们捉襟见肘，要啥没啥。长城耗尽了历代王朝的国力，但还是摆在那儿了，总可以卖门票了嘛。当然还有兵马俑；可阿房宫、咸阳宫呢？只能说，给考古学家们找到了工作。

一战、二战、两伊战争、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打了那么多炮弹、枪弹、导弹，要是没有战争，该节省多少资源？保存多少生命？

想起了从郁金香、南海泡沫到1929年的大崩溃，以及后来许许多多

的熊市，恐慌、愤懑，一天蒸发多少万亿市值，这是不是巨大的浪费呢？如果这些钞票能够不浪费，能盖多少希望小学呢？只怕教育问题早就解决了。

但是，文明的进步又必然需要巨大的代价，也包括巨大的奢侈、血腥、浪费，战争刺激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带动了钢铁、化工、军工、能源各个行业的发展，成为经济复苏的发动机；大兴土木带动了建筑、工程行业的发展，同样能刺激经济的发展，放在经济学里就叫投资拉动。

比如那台DVD吧，如果能够用上二三十年，那厂家不早就黄了？如果咱们的衣服也能穿上二三十年，最先失业的就是棉农，棉花卖给谁去？

同样，如果没有那么多的熊市，只怕我们还都在梧桐树底下伸着手指头交易，和天桥鬼市上买赃物差不多呢，更谈不上银证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了。如果没有这种浪费，就没有资本市场了。

所有的变化都是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战争、资本市场莫不如此，把资源、财富以更激烈更残酷的方式分配到强者手中，来实现马太效应，这种变化永远会周而复始地发生，而应对这种变化的危机感又成为人们努力工作、积极创新的动力，也就是竞争。

由于竞争，人们又往往过度消耗甚至浪费了资源，于是资源越来越稀缺，价格越来越高，石油、煤炭、铁矿石都成了博弈的武器。

在石油、煤炭耗尽之前，人类必须找到新的能源，也许有一天不仅仅在房顶、汽车上有太阳能装置，家用电器、手机、甚至人们的后背上都背着太阳能，脚下的运动鞋就是太阳能的。

到了用太阳能的时候，人们还会为石油流血么？不知道。但还有很多东西是要争夺的，淡水、空气、环境。看来，太阳也不能让人类不打仗，尽管太阳能至今被利用的还不到万分之一，还具有好大好好的潜力。

说起来很好笑，都是些杞人忧天的故事，但我们知道，悲剧总是要发生的，只要有喜剧，当然就会有悲剧。如果人类构建文明的过程中，能够不付出那么奢侈而残酷的代价就好了，那就是和谐社会，世界大同了。

和谐离这个世界还很遥远，或许和谐永远达不到，但真正有意义的在于，人类为和谐而付出的努力。

正反大实话

——庄家与散户的对话

庄家：我等了这么久，终于把你盼来了，你就安心坐在这儿吧，不用想别的！

散户：我可以离开吗？

庄家：不，你甚至都想别想！

散户：你能让我赚钱吗？

庄家：当然！

散户：你会赚我的钱吗？

庄家：不会，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散户：出货前你会通知我吗？

庄家：会的

散户：你会套牢我吗？

庄家：无论如何都不！

散户：我能相信你吗？

庄家：哎呀！你在想什么呀！

买了之后他会告诉你：你应该倒过来从下往上读，这才是实话……

（王国国 摘编）